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无

武林道士 楷 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五

舉市人之足則辭以枝驚兄則以姬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至至義不物至知不謀

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謀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謀心也惡然喜然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者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猶脫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舉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兄則偃謝之大親則已矣明怨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已不相辭乃禮之至義者各得其宜則物皆我謀而後知非自然也譬之五常未嘗相親而仁已至金玉小信之質大信則

除此矣以性動故稱為此乃真為非有為也目非知視而能視心非知知而能知所以為自然若得已而動則為強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思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舉足不待不辭以故驚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思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舉足不嫌於不受以偃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偃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為俗禮以觀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為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善志貴躬以富貴等為志非弱也恃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

虛以容動等為心非虛也緣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為至則欲惡等為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于一為達則去與等為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胃中則道集矣不專無以為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為為偽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為則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脫者之所不脫乃其所以脫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為非為之偽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疑獨註以天屬之親不嫌於不敬在他人則有嫌矣故舉市人則稱誤以謝兄則偃謝之父則無復有言由是知言辭之非實可見矣至禮稱天故不人至義志已故不物至知同物故不謀至仁博愛故無親至

信不渝故辟金也悖則不通故徹之課則不脫故解之累則不明故去之塞則不虛故達之此四六者不蕩於中則正于一則靜而明虛而通也必矣可道之道為德之欽能生之生為德之先命之在我為性曰生之質性動而為莫非自然人為則偽所以為失以知而接物謀事皆不免於用知知者之有所不知猶睨者之有所不見若神則無不知無不見也性出乎靜不得已而應物是其動動不失正使物皆自得安有不治者哉不得已而動若相反然使物皆自得則實相順也

能閉塞者道明也諸事不恩於靈府則洞然明靈遐覽太漠世事有為之患豈足以獸溺耶夫有迹者難侔於無形枯槁者詎比於華耀無性者有生亦何由質正哉視聽食息皆性所為所為非真為道之失故不接不謀安用知為知者於所常知則知之其所不知則昏然矣猶睨者斜視而不能直見也迫而後動動則斯得真以治身何所不治內外物我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

未嘗不相順也此又是一般說話  
礙足以親踈而分敬驚則世俗之所謂禮者相偽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大親則不喻而愛敬常存脫誤礙足無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貴於有物有為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故不容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為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盡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義當是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矣以生為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為則知無為者其性未嘗動為之偽謂之失則知有為者其為未嘗真世之任知者與接為構相與為謀唯恐接之不備知之不博以自苦

其形神而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脫者之所不脫乃其所以脫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為而無失矣此皆與世之名相

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

井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能蟲唯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井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詔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

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工於天即俚於人矣全人即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避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迭將安在畫所以飾貌則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醜存懷故移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詔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無人之情自然為天人矣彼胥役形殘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為無為此是無能生有有不能為無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呂註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又有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俚乎人也彼踐行喙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

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則志其不知所以然夫不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雀適井必得之威也彼不遠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為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為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移畫而弗循胥靡以遺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宜其復詔而不餽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為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於忘人忘人為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為常出於無為不怒無為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為欲當誠已者也躊躇以興事豫若

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疑獨註以威得人所獲者少以心得人所獲者衆以射取之者威也以好籠之者德也伊尹好調鼎負鼎以干湯湯以庖人籠之百里奚好服五色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籠之故各得其心而為之用也介者小人畫以飾外小人已忘形骸外非譽而不得服習至於有成而不愧其師是忘人道也由忘人道因而自以為入於天人不免一曲之蔽也未能忘已則有所繫累敬之則喜侮之則怒唯同乎天和者喜怒不由敬侮而發而繫天下之治亂若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此怒出於不怒也出怒既不怒則出為亦無為故不暴其氣而性靜不運其心而神全欲事無不當則緣於不得已此聖人應物之道也

天又豈顧人之譽工而毀拙者禽獸入羿之毅士固入國之籠羿得禽則威羿威而禽斃國得士則昌國昌而士勞一得一失自然之理如伊尹百里奚皆未能無心忘好故為成湯穆公所籠若心無所好豈可得而籠耶夫飾容者喜譽貪生者懼亡復習玩好而不餽遺者忘棄人事也緣習成性因以為天然者亦猶介者外非譽役者遺死生矣方其戮辱之時何情及於喜怒哀哉性同乎天和者亦然有怒而不出則蓄而愈怒出之則廓然不怒矣有為而不為則沮其欲為為之則曠然無為矣由於本性無怒無為故也平氣靜照則何所怒順心安神則何所為其動也緣於不得已則當於事情此聖人之道也

腐齋曰義辨不能使人無已譽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能盡天道又能晦迹人中此全德之人也禽蟲之飛走鳴躍各遂其性能蟲能天也全人則不以天自名惡天謂不樂有其名也人而有天人之分猶且

惡之況我自分別天人乎羿善射故雀畏之以天下為籠則雀不待射伊尹百里奚亦曰所好為人所籠若無所好則超然物外誰得而籠之介兀者之移去華飾蓋其心於毀譽素外之矣存廢城旦春之人不愛其身故登高不懼即心無愛則無所著之喻復如易之反復道謂同習餽予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實貨但知為已則是忘人忘人則入乎天矣檢無鬼篇我必責之彼故醫之詳此可知不餽之意同乎天和與造物為一也怒自不怒而出有為於世亦無所容心即是無為而無不為變換下語緣於不得已而後起言應物而無心

羿不工乎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工乎治百姓安得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至之理工天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天則純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假人所以為全而免乎凶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翔飛跋行蟲能蟲也鳥慧鶴文蛛網蠅丸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惡人之分別以為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分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為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適并界以威得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為籠所得豈止乎雀唯有所好然後可籠淡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願飾胥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齒而已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

至於復謂之入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而入於自然此言處患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屣獨悟詎可量哉區區外貌之敬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懷乎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出為無為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無作為也特不因細故以發不為已私而動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為所當為一以百姓之心為心有以

勸善懲惡亦猶不怒不為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經文不餽難釋一本作不愧今從之

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長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衷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惡已德不足以化遠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為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勸捧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為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拂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慈讓雖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再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趣自接受道器淺但願開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之經察見乎

此問語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秦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為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惜鑄錫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快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同一體天寢廟偃廟勢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不棄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臘具晚腹而可散不常并工中微而拙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故侮而造乎不為不怒靜則平氣養浩在不擾也神則順心好和而惡姦也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真若顏子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絕學於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為天下式